

盛夏的一日,我和儿子乘车前往太山风景区。景区旁边的服务站里有很多穿着汉服的游客在拍照,原来这里有免费租借汉服的服务。我们也用证件抵押,选了两套汉服拍照留念。

刚进景区就有很大的声音传来,走近细看,原来是游客在“喊泉”。所谓“喊泉”,就是游客对着音响发声,水池中的几处泉水便闻声而动,声音越高,水柱升得越高;声音越长,水柱喷得越久。随着声音飞溅的泉水,在阳光下飞珠溅玉。沿着石砌的台阶缓步上山,途中夹道的树木相互依偎,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遮光带,潺潺泉水绵延不断,凉意一路相伴。

走走停停,经过弥勒殿,来到龙泉寺,寺前的两棵核桃树枝繁叶茂,泉水经石雕龙头流出,真是名副其实的龙泉。龙泉寺的大雄宝殿是双层楼阁式建筑,面阔五间,进深三间,单檐歇山顶,下层为砖砌窑洞,上层为木质结构。殿前矗立着唐武周时期的石碑和明万历年间及清乾隆时期碑碣。站在院里仰望大雄宝殿,雕梁画栋,殿宇轩昂,晋阳的古韵之风扑面而来。大雄宝殿东侧有一株苍劲挺拔的唐槐,历经风雨,依然枝繁叶茂。

顺着山路和泉水游走,一路树石相伴,鸟鸣啾

■太原印象

太山之行

马晓华

啾。页岩层层,像部部书籍垒叠起来,各自静置于林间,形成天然的石凳。环翠厅旁边有一处假山,半池水草,游客在此休息,休闲桌椅旁还配有充电插座,景区多处都有免费直饮水机。音响里播放着音乐,孩子们在水池中央的栈道上尽情戏水,儿子很快就和素不相识的孩子们打成一片,用花花绿绿的水枪打水仗。伴随着音乐和灯光的变化,假山后面隔一会儿便喷出大团雾气,瞬间孩子们隐于雾气之中,水池顿时宛若仙境。

从平台再往上走,就是观音堂,观音堂东、西两侧有文殊殿、普贤殿各一座。入口处一个大冰柜里是清一色的老冰棍,免费领取。

■灯下随笔

说说书房联

马斗全

联,我因其在政府部门工作,于是为他撰了这样一联。后听说有人抄了去也用于自己的书房联。这副联便也可以说是这几人的书房联。我并没有挂于自己的书房,所以不能说是我的书房联,而只能说是我所撰书房联。总之,书房联须是为自家书房或某人书房所撰,应切合书房情形和主人读书状况,主要是心志心情心态,并且通常都会写到书或读书的。

书房联不一定只有一副,如上文所举郑板桥、袁枚等人便曾撰有多副。笔者也曾撰书房联多副。那年单位调整住房,其时“下海”风正盛,我选在了最后面一座楼的一楼,书窗外就是围墙,为的是远离市声,以求安静。我们没有办公室,读书写作都在家里,所以安静是必须的条件。所撰书房联为:“商海声难到;书城守可坚。”后来公房出售,也是最后一次调整住房时,我没有离开最后面那座楼,而选择了一般人不愿住得更为安静且阳光充足的顶层。搬家后,所撰一联为:“处世何曾略低首;读书总在最高楼。”居然得到好些文朋诗友的谬赏。

当然,书房联并不一定非得写到书或读书,也可以表达其人生态度与感悟。如清人林庆铨《楹联述录》所记,许紫笙自撰书房联云:“性天每向热肠露;识见都从冷眼看。”又云:“真担当不由好事袭去;大便宜都从吃亏得来。”又云:“莫作梦间难过去的事;当为亲友中不可少之人。”分明为抒性情,所以林庆铨又说,读此数联,“可想其怀抱”。最感人的民族英雄张煌言的书斋联:“虚怀揖当世英雄,但愿揭竿并起;努力谢中原父老,还期卷土重来。”颇显其爱国豪情和英雄气概。

“写鬼写妖,高人一等;刺贪刺虐,入骨三分”之联,不但非蒲松龄自撰,而且蒲松龄连见也没见过,系郭沫若1962年参观蒲松龄故居时所撰并书。何况郭沫若分明题曰“蒲松龄故居”,并非为蒲松龄书房所撰,故而挂于蒲松龄故居大门两侧。故居管理人员或因系名人之联,所以又悬于蒲松龄的“聊斋”里。此是不知,古人罕有大门联同时又悬于客斋或书房者。

显而易见,郭沫若题蒲松龄故居的这副联,可以说是盛赞蒲松龄及其《聊斋志异》联,甚至也可以勉强算作题蒲松龄“聊斋”联,而独独不能说是“蒲松龄书房联”。

观音堂这里的古树上挂着写有古诗词的木牌,在此休息时读诗观景再好不过。观音堂东有龙泉祠,又称龙王庙,建于龙神洞之上,内供奉龙王像。祠前古柏参天,斜着生长,与祠堂融为一体,仿佛一位老者,在此默默守护着龙泉祠。

龙泉寺唐代塔基遗址,是龙泉寺的宝藏所在。进入遗址展厅,在灯光的映照下,用黄铜打造的地宫展厅金碧辉煌,舍利子置于展厅中央的最高处。比例协调、神态安详的卧佛金光闪闪,展厅里的石函、木椁、铜椁、银椁、金棺等宝函制作精良,装饰华美,彰显了大唐晋阳的盛世繁华。

走出展厅,顺着龙泉古道,走过藏经楼古色古香的院落,经过草木葱茏的木质栈道,拾级而上,我们来到了太山东坪的望都峰。

望都峰上建有气势恢宏的望都阁。登上望都阁,凉风拂面,满目苍翠。顺着来时的方向望去,太原古县城、太原植物园、晋阳湖公园等景观一览无余,整个太原城尽收眼底。绕阁一周,环顾美景,忘记了俗世烦恼,心胸也豁然开朗起来。

下山途中,脚步轻快,路上听闻秋季太山红叶满山,景致极美,我和儿子又期待着秋游太山了。



近从《今晚报》读书版读得朱亚夫先生《耐人寻味的蒲松龄书房联》,一看题目即让人亟欲一读。因为我虽早年便喜读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,并且对他替书中一些人物所撰巧而多趣的重字联留有印象,但似乎未见过他为自己所撰之联,更不用书房联了。待读下去,方知所谈并非蒲松龄的书房联,而是许多文章谈到的郭沫若盛赞蒲松龄与其《聊斋志异》联:“写鬼写妖,高人一等;刺贪刺虐,入骨三分。”

看来,该文作者没能弄清何为“书房联”。

书房联,或称“书斋联”,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非常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或曰体裁,是中华文化的一道美丽景观。有的书房联是作为门联很正规地镌刻分挂于书房门两边,或书写张贴于书房门两边;也有的是装裱悬挂于书房里,其中有的还郑重布置为中堂联。书房联多是主人为自己的书房自撰的,往往带有明志或宣示某种精神的意味。如宋代陆游晚年题其老学庵墙壁的“万卷古今消永日;一窗昏晓送流年”之联。明代左光斗题其书斋联:“风云三尺剑;花鸟一床书。”郑板桥题其书房联:“百尺高梧,撑得起一轮月色;数椽矮屋,锁不住五夜书声。”清代袁枚书房联:“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;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。”何绍基题其书斋联:“明月同行如故客;异书难得比高官。”彭元瑞书房联:“何物动人,二月杏花八月桂;有谁催我,三更灯火五更鸡。”近人刘树屏愚园新厅书房联为:“渐不为人识;时还读我书。”好的书房联,如好诗一样,乃可以传世优秀文学作品。

也有请别人撰写的,或文朋诗友主动为其撰写的,当然须得到书房主人的嘉许或认可。还有一种情况是,书房主人喜爱某人书房联,觉得合自己心意,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,于是挂于自家书房,自然也可以视为其书房联。例如拙联“行所当行,私情关处常省己;学而再学,公务暇时且读书”,是当年大学毕业后,有同学要我为其书房撰一副



光阴(水墨画) 牛力 绘

■生活记录

要听故事吗

丁梓莘

我想象着遥远的星空下,围坐在篝火边,那是我的朋友们,我走过去,抱着一把旧吉他。

今天要讲什么故事?他们缠着我,紧紧地挨在我身边,叽叽喳喳地询问着。

我拨了一下吉他,一段美妙的和弦,看了看期待地看着我的朋友们,他们的瞳孔里倒映着明亮的火光,灼烧着我的琴。

我于是笑着叹口气,轻声说,今天,想讲一朵花的故事。

残垣断壁中的鲜花,迎着朝阳盛放,阳光落在它如血的花瓣上。你听到它的笑声了吗?轻盈晃动着枝条,露珠顺着叶片滑落,滴落到土壤里。

它不应被移植于家中,也不应被玻璃罩所保护,这是对他勇气的亵渎,对它美丽自私的藏匿。

我想应该有人与我共享这个故事,一朵花冲破一切阻碍,优雅开放在废墟中。我抛弃了一切科学的注释,想起了我曾经的浪漫主义。我说:“它在发光啊。”

所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,这个漫长却又略显无趣的故事。因为我无法用言辞确切地形容它的美丽,原谅我的匮乏。

故事还在继续讲,他们围着篝火笑啊、闹啊,听着温柔的琴声,在诉说着,诉说着什么呢?我已经不记得了。

但我记着,记着琴声悠扬,记着他们在笑在闹,在热闹的人间烟火里温暖地张开双臂,无声地邀请,要来一个拥抱吗?

直到后来,后来发生了什么呢?我只知道他们七嘴八舌地问我,下次还会有故事吗?

我笑了笑,拨动最后一根未断的弦,回答说:大概会吧。